

唐仲友与东莱学派

□ 陈开勇

内容提要 南宋乾道、淳熙间 婺学大盛 其中唐仲友、吕祖谦无疑是婺学中哲学思想最成系统的中坚人物。双方虽然同里 但是表现出一种既非对立 又从不过从往来的特殊关系 与宋人的普遍风气相背离。究其原因 主要在于家族发展扩张过程中给予对方的压力 特别是双方家族子弟之间的矛盾 加之唐氏性格孤傲、双方思想迥异 从而形成了唐仲友、吕祖谦吕祖俭兄弟之间、双方学派之间非常耐人寻味的特殊关系。

关键词 唐仲友 吕祖谦 吕祖俭 学派 关系

作者陈开勇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金华 321004)

南宋乾、淳之际 江南学术大盛 朱熹、张栻、陆九渊皆倡明其学 鼎立为世师。而在金华 婺学勃兴 亦出现了吕祖谦、陈亮和唐仲友。从学术上

来说 吕祖谦虽有浙东学术之趣味 然其核心宗旨则近乎朱、张、陆 即以性命之学为归趣。真正的别调 乃陈亮、唐仲友。陈亮之学重在王霸事功，

⑭⑮查慎行《敬业堂文集》卷下，上海中华书局，民国排印本，第34、35页。

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卷四，周劭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4~115、1755、1445、1445~1446、8、1447、234、618、519、4、114~115、114~115、355、354~355、579、1759、287、325、466、1167~1168、1168、1225页。

⑰查继佐门人沈起《查东山先生年谱》康熙十五年条：“正月十四日与昌、昇同坐床榻间，三人或拥于前，或扶于后。族侄嗣韩、嗣璩以次供饮食之事。”见《查继佐年谱》，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9页。

⑲查昇《官詹公存稿》，《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7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6页。

⑳方浚颐《梦园书画录》，清光绪刻本，第19页。

㉑查慎行《敬业堂文集》卷上，上海中华书局，民国排印本，第23~24页。

㉒查慎行《先室陆孺人行略》，《敬业堂文集》卷下，第34页。按：清人萧穆《敬孚类稿》卷14《记海宁陆辛斋处士逸事》所载陆嘉淑逸事数则多与慎行有关，所谓“欲为其女与寡嫂之女择婿于邑中”云云，及徐珂《清稗类钞》

“陆射山送女成婚”条，荒诞失考。

㉓黄百家《学箕初稿》卷2《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6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67页。

㉔查慎行《人海记》卷上《谈孺木》，第13页，清光绪正觉楼丛刻本。按：贾乃谦先生《〈人海记〉与〈枣林杂俎〉、〈北游录〉》认为查慎行《人海记》的部分条目对谈迂《枣林杂俎》、《北游录》有所因袭、订正、补充和发展（《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2期）。

㉕钱澄之《田间尺牍》卷2《藏山阁集》，汤华泉校点，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467页。

㉖方苞《方望溪全集》卷10，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134页。

㉗杜濬《变雅堂文集》卷8《复王于一》，清光绪刻本，第15页。

㉘查慎行《查嗣璩行书二通》其二，葛嗣彤编《爱日吟庐书画别录》卷2《爱日吟庐书画丛书》下册，慈波点校，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14~815页。

㉙⑮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73、563页。

责任编辑 刘洋

唐仲友之学重在经制。全祖望在《宋元学案》里说“乾、淳之际,婺学最盛。东莱兄弟以性命之学起,同甫以事功之学起,而说斋则为经制之学。”^①可谓切中肯綮。

学术的存在与发展,不仅在于思想家个人读书解悟,会通立义,而且重在师友讲习,切磋发明。宋代学术之兴盛,其关键原因即在于此。本文即以唐仲友与吕祖谦、吕祖俭二兄弟及其后学间的关系,探讨此两大学派之间的真实运动状况。

一

对于吕祖谦、吕祖俭兄弟,《宋史》皆为其立传,然于唐仲友,《宋史》无传。对此,清人张作楠《补宋潜溪唐仲友补传》分析说“宋潜溪作《唐仲友补传》,以《宋史》不立传也。《宋史》不立传,以仲友尝得罪朱子也。作楫按:朱右《白云稿》题《唐仲友补传》云‘元修《宋史》,谓仲友为朱子所斥,乃不载之简册,是或非朱子意欤?今史臣宋濂为补此传有旨哉!’然终以朱子之故,学者羞称,今传本久绝矣。”^②

然稽诸史料,唐仲友之生平仍略可见梗概。唐仲友,字与正(或作与政),号说斋,生于高宗绍兴六年(1136),绍兴二十四年(1154)登进士第,^③绍兴三十年(1160)举博学宏词科,考入下等。曾为秘书省正字、著作佐郎、建康通判、知信州、台州,后为朱熹所劾,罢祠归家,讲学著述,淳熙十五年(1188)卒。^④

籍贯上,唐仲友与吕祖谦均为婺州金华人,且同处一城。早在绍兴二十七年(1157),吕祖谦娶韩元吉之女,而唐仲友与吕祖谦的岳父韩元吉有交往。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五《次韵唐与正喜雪二十韵》云“穷腊逢三白,山城两换年。破寒初浙沥,作态正翩跹。倚杖心逾喜,搔头意自便。直疑填巨壑,岂惜迓长川。官粉惭施白,仙禽恨夺鲜。银床凝露缦,玉柱涩风弦。径满巉难认,窗虚隙易穿。共寻瑶草路,俱诵蕊珠篇。猎骑朝群拥,渔灯夜独然。凌风几阆苑,照日尽蓝田。剩约佳宾集,先烦好句传。荷枯疑壁碎,柳细讶丝牵。有士迷青眼,无人笑黑肩。丰年期不日,瑞气藹非烟。竹密还争舞,梅疎只斗妍。轻鸥随浩荡,戏蝶伴联翩。强续麻衣咏,真逢缟带贤。凋零属国节,片段广文毡。短棹寻安道,高楼忆仲宣。名驹纷照夜,无复

爱连钱。”^⑤案: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七《鹧鸪天·雪》词云“山绕江城腊又残,朔风垂地雪成团。莫将带雨梨花认,且作临风柳絮看。烟杳渺,路弥漫,千林犹待月争寒。凭君细酌羔儿酒,倚遍琼楼十二栏。”^⑥词作于乾道三年(1167),^⑦时韩元吉在建康为江东转运判官,而唐仲友为建康通判。《次韵唐与正喜雪二十韵》与《鹧鸪天》词所写地点、节物极度相似,二者当作于同时。从诗中看,韩、唐二人关系颇佳。但是,乾道六年(1170)十一月唐仲友除秘书省正字,八年(1172)五月为著作佐郎,而吕祖谦于乾道七年(1171)九月除秘书省正字,八年二月丁忧。显然,吕祖谦与唐仲友曾同在秘书省为官。但是在唐氏、吕氏文集中,未留下二人有任何交往的记载。^⑧

乾道八年(1172)八月,唐仲友知信州。在其知信州期间,即淳熙二年(1175)四月,吕祖谦邀请朱熹、陆九渊会于信州鹅湖。当时与会者,有朱熹、陆九渊及其同调,亦有中立者如赵景明,赵时为抚州临川县令,^⑨而时为信州知州的唐仲友不在受邀之列。

特别是,淳熙八年(1181)七月二十九日,吕祖谦终于家,十一月三日葬于明招山,时朱熹、陆九渊、陈亮等人皆有祭文,此时,唐仲友在台州任上。对于如此引起学界轰动的大事,且为自己家乡贤达之逝,唐仲友无一词。

种种迹象表明,唐仲友与吕祖谦虽为同乡,又曾为同僚,但是二人的关系冷淡疏远。吕祖谦的这种态度直接传给了吕祖俭。

吕祖谦逝世后,吕祖俭接替吕祖谦,成为东莱一门的领袖。据《宋史》卷四百五十五《吕祖俭传》记载“祖俭字子约,祖谦之弟也,受业祖谦如诸生。监明州仓,将上,会祖谦卒。部法半年不上者为违年,祖俭必欲终期丧,朝廷从之,诏违年者以一年为限,自祖俭始。”^⑩以此推断,在淳熙八年(1181)七月至淳熙九年(1182)七月之间,吕祖俭在家乡主持其兄之丧事及守其兄之丧,同时主持东莱一门的教学之事。乔行简《奏请谥陈龙川、吕大愚札子》:“后祖谦死,凡诸生皆承事祖俭,吕氏之学益明。”^⑪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朱、唐交奏事件。

淳熙七年(1180),唐仲友知台州。九年(1182)迁江西提刑;此年七月,朱熹连上六章劾

奏唐仲友,唐仲友罢祠。朱熹劾罢唐仲友后,继续予以批判,《答刘晦伯》:“某以按发赃吏之故,诸公相害不遗余力。独赖圣主保全,未至斥逐耳,其势岂可复出?到官之后,或更有一唐仲友,又作如何处置耶?只得力辞,得罪亦无如之何。但两脚不可过分水岭一步耳。”¹²陆九渊《与陈倅》亦云:“朱元晦在浙东,大节殊伟,劾唐与正一事,尤快众人之心。”¹³唐仲友遭到朱、陆围攻。但是,在对唐仲友的一片讨伐之声中,吕祖俭噤声不语,特别是唐仲友逝世后,如同唐仲友对待吕祖谦之逝一样,吕祖俭无任何片言只语。

二

尽管吕祖谦、吕祖俭兄弟与唐仲友没有什么交往,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吕、唐之间的情形不足以用来概括其后学。

首先,吕祖谦的嫡传弟子叶秀发、朱质曾及唐仲友之门。

叶秀发,字茂叔,金华人。生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卒于绍定三年(1230),享年七十。早师吕祖谦,后师唐仲友,庆元二年(1196)进士及第。曾知徽州休宁县、金州高邮军。在学术上,“极深性理之学”,显然,所宗乃二吕性命之学。¹⁴

朱质,字仲文,义乌人。早从学吕祖谦,卒业于唐仲友。绍熙四年(1193)榜眼。曾为著作郎兼侍左郎官。¹⁵

叶、朱二人来学于唐仲友,当在淳熙九年(1182)吕祖俭为吕祖谦守期年之丧结束,离开金华监明州仓以后,这时的丽泽书院,因为其主持人一死一去,实际上已经处于停废状态,故叶、朱转而就学于唐仲友。但是,如全祖望所说“叶秀发、朱质虽以吕氏弟子来学于唐,而其统未合。”¹⁶

其二,吕祖俭亦曾邀请唐氏高弟傅寅前来为自己的弟子讲学。

唐仲友淳熙九年(1182)遭到劾罢之后,回到了金华讲学,从学者甚众,弟子有百人之多。¹⁷又曾经应东阳吴葵之请到东阳主讲安田书院,吴葵率其家族子弟问学。同时,吴葵的表弟义乌傅寅亦来就学于唐,其学问亦近于唐。《宋元学案》卷六十《说斋学案》记载“先生于天文地理、封建井田、学校郊庙、律历军制之类,世儒置而不讲者,靡不研究根穴,订其伪谬,资取甚博,参验甚精。每

事各为一图,号曰群书百考。……故先生之书,于成周制产分郊、作贡授赋之说尤详。”¹⁸这种学术的兴趣,与唐仲友的《帝王经世图谱》相同。

吕祖俭曾邀请傅寅来丽泽书院讲学。《杏溪祠堂记》记载:

大愚吕公阅其《禹贡图考》,曰“是书可为集先儒之大成矣!”揭其图,请申言之,而坐诸生以听,且曰“以所能者教人,所不能者受教于人,理之所在,初无彼此。”先生亦乐为之尽,麈尾不倦。¹⁹

以吕祖俭事迹推断,事情当发生在淳熙十五年(1188)秋冬,时吕祖俭调衢州法曹之后、除藉田令之前,其时吕祖俭、唐仲友均在金华。

而在傅寅方面,一方面,他与吕祖俭推心交往,另一方面,他以所学自教其家子弟,晚年又派遣自己的侄儿傅定远赴建安,从朱熹学习。《宋元学案》卷六十《说斋学案》记载“傅定,字敬子,杏溪先生兄子。杏溪自程其子姓于学,严而有节。晚乃遣先生远之建安,受业文公之门。”²⁰

三

当时有一种说法,认为“吕伯恭尝与仲友同书会,有隙”,²¹此说如果属实,事情只能发生在乾道二人均在朝为官时期之内。但是,此说得不到任何其它文献的佐证,亦与吕祖谦之性格不合。

俞文豹《吹剑四录》则云“东莱与唐悦斋同试宏词,问唐路鼓在寝门里、寝门外,曰‘在门里。’及试出检视,始知为其所诒。既而悦斋中选,东莱语之曰‘只缘一个路鼓,被君掇在门里。’”²²所谓路鼓在寝门里、寝门外,指的是《周礼》卷三十一:“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²³以吕氏之学识,要说他竟然连《周礼》原文都不知道,是不可想象的;并且,吕祖谦试博学宏词科仅一次,在隆兴元年(1163),唐仲友则在绍兴三十年(1160),故俞文豹所说的情形不可能出现。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吕、唐二氏之间那种非常特殊的耐人寻味的关系呢?——一方面,既非恶劣,亦非亲厚。虽然同处一地,“鸡犬之声相闻”,然二氏自始至终“老死不相往来”,连一般的日常问讯、学术讨论也没有。这就表明他们之间一定很早就存在着矛盾。另一方面,唐氏、吕祖俭都与对方的嫡传弟子有极其亲密的关系,其弟子

的行为也没有背叛师门之嫌。这就表明,二氏之间的矛盾并非十分尖锐。

要解决这个问题,既要双方思想、学术的格局、主旨探讨,又要从吕氏、唐氏家族的存在状况与人物个性进行考察。

首先,从思想、学术来说,唐、吕虽然皆讲体用,然而在对体的具体看法上有很大差异。虽然皆讲经世致用,又特别注重制度举措,但是在制度的内容、对待三代以及汉唐以来制度的认识与态度上亦不同。

吕氏言体,讲太极,“‘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非谓两仪既生之后无太极也。卦卦皆有太极;非特卦卦,事事物物皆有太极。乾元者,《乾》之太极也;坤元者,《坤》之太极也。一言一动,莫不有之。”^{②①}讲道,“道初不分有无,时自有污隆。天下有道时,不说道方才有,盖元初自有道,天下治时,道便在天下。天下无道时,不说道真可绝。盖道元初不曾无,天下不治,道不见于天下尔。”^{②②}讲理,讲心,“理本无穷,而人自穷之;心本无外,而人自外之。”^{②③}“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②④}即是说,太极即道即理,道即心、心即道,这种思想既近于宋代儒学的理学系思想,亦近于心学系思想,实乃其家族一贯传承之思想。^{②⑤}

在制度举措方面,吕祖谦特别重视对于制度源流的探讨,他作《历代制度详说》,分科目、学校、赋役、漕运、盐法、酒禁、钱币、荒政、田制、屯田、兵制、马政、考绩、宗室、祀事梳理历代制度得失。从南宋时期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纲目的设置是基于现实所急需的。而吕祖谦对待这些制度的态度,或损或益,或复或变,皆具于其各项“详说”中,此不赘。

但唐仲友在本体论上主先天象数。这种先天之象数即《河图》与《洛书》所显示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之数,虽然其数有隐、显之不同,有生数、成数之差别,但是,它们有其不为后天所能改变的布置规律,即使圣人也不能够干涉,《帝王经世图谱·图书卦章经纬表里图·大衍新图》总说云:“《图》显其十,圣人显之乎?《书》隐其五,圣人隐之乎?圣人而隐显是数也,圣人凿矣。五,数之中也,五行备矣;十,数之合,五之衍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皆五十,而衍数立矣。圣人安能隐显之?能知之,能用之而已。”^{②⑥}唐仲友

亦言道论气,云“道在太极之先,生生不穷,亘万世而无弊,孰知其始?孰知其终?天地之所以为天地,万物之所以为万物,一动一息,无非易者。今所谓《易》,特其书耳,书之未作,道未尝损。书之既作,道未尝加。……元气运乎两间,物得其偏,人得其全,故能参天地而用万物。一性之中,此道具足。率性而行,何往非易!然而气运无积,禀受不齐,四端虽均,昏明万品,不可谓异,不可谓同,故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②⑦}亦说理,“一念之中,万物无不包覆者,理也。一气不顿进、一形不顿亏者,理之寓于势也。”^{②⑧}表面上,这些道、理、气的表述与吕祖谦极其相近,但是,唐仲友皆基于先天象数而立说,继承的是汉代京房与北宋初期刘牧的思想,故与吕祖谦及其宋代新儒学有实质的差异。

在制度上,唐氏认为,后天的制度是圣人对于先天象数的模仿而建立起来的,他说“圣人则《图》、《书》而妙象数也”,“圣人之则《图》、《书》也,以画卦,以陈《范》,妙极天人之蕴;而其绪余,则画井田、制军法、奉时令,咸出于此”。^{②⑨}而这些举措具见于六经,他的《帝王经世图谱》“凡天文地志、礼乐刑政、阴阳度数、兵农王伯,皆本之经典,兼采传注,类聚群分,旁通午贯,使事时相参,形声相配,或推消长之象,或列休咎之证,而于郊庙学校、畿疆井野尤致详焉,各为总说附其后,始终条理,如指诸掌”,^{③①}其中,他特重天文历法、明堂祭礼、封建井田畿疆制度,把这些制度视为核心。认为后世治国理民,首先要做的,就是考见这些举措之真相而实施之,那些言性理者是本末倒置,唐仲友“谓三代治法悉载于经,灼然可见诸行事,后世以空言视之,所以治不如古。”“尚论道统,由周、程等而上之至孔、孟,由孔、孟等而上之至三王,又等而上之至于五帝。经制者,二帝三王之治迹也。闻之曰:治本于道,道本于心,得其心与道,而后其治可得而言。则经制、性理固自相为表里者也。苟从事性理而经制弗讲焉,不几于有体而无用乎?公之尚之也,有不能已者矣,立异云乎哉!”^{③②}从这里可以看出,唐氏的制度学说,是复三代之古的。

其次,从家族情况来说。

吕氏是北宋时期活动在京城开封的高门大族,北宋末期的靖康之乱,导致吕氏不得不南下寻

找新的安身之地。吕弼中将自己的一房迁居于婺州金华。^⑤这个时期的金华吕氏,已经远非北宋时期的开封吕氏那么兴盛,吕氏大字辈中,不仅学术上比较出色的几乎没有,而且在政治上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人物与事迹。要一直等到吕祖谦,情况才有所改变。

比较而言,唐氏是早就在金华生息的地方大族。不仅人丁兴旺,而且在仕途上曾一度非常显赫。唐仲友之父尧封,绍兴二年(1132)进士。^⑥曾为礼部侍郎、国子祭酒等官,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上“唐仲友之父侍御尧封,孝庙时以礼部侍郎大司成除侍御,有直声。尝论钱尚书礼,左迁小龙场,及去国,同朝送之,馆学为空。孝宗知之,叹曰‘遂为唐氏百年口实。’”^⑦可见一时之盛。唐仲友有兄仲温、仲义,亦分别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绍兴三十年(1160)登进士第。^⑧苏伯衡《说斋先生文粹序》“公与其父侍御史尧封、其兄饶州教授仲温、乐平主簿仲义皆绍兴名进士,家庭之间,自相师友。”^⑨该家族与同乡王淮、义乌富室何氏联姻,加强了家族在地方的势力与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是本地根深叶茂的大族,一个是风光不再而又亟待振兴的外来名门,二者同处一城,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从人物的个性来说。

吕氏兄弟涵养较高,史载,吕祖谦“少卞急,一日,诵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忽觉平时忿懣涣然冰释”,从此,“心平气和,不立崖异,一时英伟卓犖之士皆归心焉”。^⑩正是这种性格,使吕祖谦同许多思想、性格不同的学者士子都有亲密的交往。

但是,唐氏家族之人,向来性格孤傲,行事狷直,唐尧封如此,唐仲友更是过之而无不及。一般而言,宋人的思想、学术、行事的普遍风气是过从交往、切磋讨论。但是,在其时人的文献记载里,与唐氏有交往的人极少,显得非常特异。所以全祖望评价说“考当时之为经制者,无若永嘉诸子,其于东莱、同甫,皆互相讨论,臭味契合。东莱尤能并包一切,而说斋独不与诸子接,孤行其教。试以艮斋、止斋、水心诸集考之,皆无往复文字。水心仅一及其姓名耳。至于东莱,既同里,又皆讲学于东阳,绝口不及之,可怪也。将无说斋素孤

僻,不肯寄人篱落邪?”^⑪

于此回到此前的问题,即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唐、吕二氏之间那种非常特殊的耐人寻味的关系呢?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在本土与外来两大家族同在一地争相发展的过程中,互相的争斗、挤压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两大家族后辈子弟之间的矛盾,极易导致两大家族主要人物之间关系的不亲密。在吕氏家族中,象吕祖泰就比较慧直率性;^⑫而在唐氏家族中,一些子弟也涉及非法。^⑬但是,这样的矛盾是不可公布于外的,也是不可公开化的,否则就会落入睚眦必报的伦理困境。吕氏兄弟均是谦谦君子,唐氏虽然高傲,然亦不失为一个正直的学者,因此这种家族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主要人物这里都作了淡化处理(淡化并不等于说消失)。加上唐氏孤僻,唐仲友的思想又是自成一系的比较封闭的与宋代学术主流相背离的系统,因此,吕祖谦、吕祖俭兄弟与唐仲友之间虽相闻但老死不相问:在唐仲友兴盛时,疏远他;在唐仲友受到周围学者围攻时,亦不置一词。自始至终表现出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敬,是对对方思想的尊重,尽管二者思想不相兼容;远,是基于家族之间存在但未激化的矛盾。

这亦可以解释为什么唐仲友在朱、唐交奏案中,唐氏没有怀疑吕氏而是怀疑陈亮。陈亮集中,有与朱元晦《癸卯秋书》云“亮平生不曾会说人是非,唐与正乃见疑相讐,是真足当田光之死矣。”^⑭癸卯乃淳熙十四年(1183)。见疑相讐陈亮而不疑吕氏兄弟,是对吕氏人格有深入的认知。亦可解释,为什么吕祖谦逝而吕祖俭离开金华后其弟子可以前往唐仲友处问学;吕祖俭可以在唐仲友处于金华城里的时候,邀请唐氏高弟傅寅前来丽泽讲学。要之,未可把吕、唐之关系同唐仲友与朱熹及唐仲友与陈亮之关系等而视之。

注释:

①⑩⑬⑭⑮ [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60《说斋学案》,陈金生、梁运华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54、1963、1962、1964、1954页。

② [清]张作楠集《补宋潜溪唐仲友补传》,光绪24年刻本。

③ 《万历》金华府志卷18《科第》言唐仲友为“绍兴辛未赵逵榜进士”。([明]王懋德等修:《万历》金华府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498号),台北成文出

版社1983年版,第1292页。)绍兴辛未赵逵榜乃绍兴二十一年(1151),周学武《唐仲友年谱》依之。然陈騏《南宋馆阁录》卷七《官联上》言其为张孝祥榜进士出身。(〔宋〕陈騏、佚名撰《南宋馆阁录·续录》,张富祥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99页。)张孝祥绍兴二十四年中进士,当依陈騏之记。

④今台湾学者周学武先生对于唐氏生平及思想有专门的研究,见周学武著《说斋学述》,台北学海出版社1979年版。

⑤⑥〔宋〕韩元吉《南涧甲乙稿》,丛书集成初编本,第86、114~115页。

⑦胡可先《韩元吉年谱》,王水照主编《新宋学》(第2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页。

⑧在吕祖谦编《古文关键》卷首,在“看韩文法”、“看柳文法”、“看欧文法”、“看苏文法”、“看诸家文法”后,有“以上评韩、柳、欧、苏等文字,说斋先生唐仲友亦常以此诲人”之语。此语是否为吕祖谦所书,文献颇为矛盾,吴承学《现存评点第一书——论〈古文关键〉的编选、评点及其影响》有论,可参见,其中云“唐仲友与朱熹有过节儿,《宋史》无传。……《古文关键》‘总论’在此处也是唯一一处突兀地提到当时文人的批评,‘说斋先生唐仲友亦常以此说诲人’,确有些奇怪,令人怀疑此书的编选与唐仲友之间的某种关系。”(《文学遗产》2003年第4期)依吕、唐之关系推断,非吕祖谦所书似是可以肯定的。

⑨陈荣捷《朱陆鹅湖之会补述》,见陈荣捷《朱学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页。

⑩〔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368页。

⑪〔元〕吴师道《敬乡录》卷13,续金华丛书本。

⑫《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4上,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721页。

⑬陆九渊《陆九渊集》卷7《与陈倅》,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7页。

⑭〔明〕宋濂《文宪集》卷10《叶秀发传》,《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3册),第523~525页。

⑮〔清〕诸自谷等修《义乌县志》卷14《理学》,《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82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327页。

⑯叶适《水心文集》卷25《修职郎监和剂局吴君墓志铭》,见叶适《叶适集》,刘公纯等点校,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98页。

⑰〔元〕黄潘《文献集》卷7下《杏溪祠堂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9册),第453页。

⑱〔宋〕周密《齐东野语》卷17《宋唐交奏本末》,张茂鹏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3页。

⑲〔宋〕俞文豹《吹剑录全编》,张宗祥校订,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90页。

⑳〔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31,阮

元《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51页。

㉑〔宋〕吕祖谦《丽泽论说集录》卷1,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第2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㉒〔宋〕吕祖谦《丽泽论说集录》卷7,《吕祖谦全集》(第2册),第210~211页。

㉓〔宋〕吕祖谦《左氏博义》卷15,《吕祖谦全集》(第6册),第373页。

㉔〔宋〕吕祖谦《左氏博义》卷10,《吕祖谦全集》(第6册),第240页。

㉕参拙著《宋代开封—金华吕氏文化世家研究》第八章《养心:吕氏家族学术文化的核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㉖〔宋〕唐仲友《帝王经世图谱》卷1,中华再造善本。

㉗〔宋〕唐仲友《九经发题·易》,《金华唐氏遗书》,续金华丛书本。

㉘〔宋〕唐仲友《诗解钞·四始六义》,《金华唐氏遗书》,续金华丛书本。

㉙〔宋〕唐仲友《帝王经世图谱》卷1《图书卦章经纬表里图·大衍新图》总说,中华再造善本。

㉚〔宋〕周必大《文忠集》卷54《帝王经世图谱题辞》,《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7册),第570页。

㉛㉜〔明〕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5《说斋先生文粹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8册),第603~604、603页。

㉝参拙著《宋代开封—金华吕氏文化世家研究》第一章第二节《开封吕氏的南迁与金华吕氏》。

㉞㉟〔明〕王懋德等修:《万历金华府志》卷18《科第》,《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498号),第1289、1292、1294页。

㊱〔宋〕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上《唐尧封》,吴企明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28页。

㊲〔元〕脱脱等《宋史》卷434《吕祖谦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874页。

㊳参拙著《宋代开封—金华吕氏文化世家研究》第二章第二节《家族礼法传统的两次异变》。

㊴朱熹奏劾唐仲友之诸多罪状,虽多有风闻罗织、夸张虚饰、张冠李戴之嫌,但如言及唐氏在婺州的经济活动以及唐氏子弟的非法活动,未必完全是向壁虚造。如《按唐仲友第三状》言唐仲友有子士俊、士特、士济并不可靠,但言及唐氏子弟干预司法、浪荡不谨之行为,又云“此项已据人户潘牧缴到仲友长子手简与弟子王静,内说计嘱周士衡论分公事,及妇人李六娘诉王静及弟子鲍双入宅求嘱犯奸公事”,当有一定的事实。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8,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29、838页。

㊵〔宋〕陈亮《陈亮集》卷28,邓广铭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37页。

责任编辑 刘洋

A Study on ZhaShenxing and the Adherents of Ming Dynasty (138)

Li Shenghua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utheast China Culture ,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The Secondgeneration of the adherents of Ming dynasty was an important phenomenon in Chinese history. As a typical character of this group , ZhaShenxing observed family precept of being not in close touch with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 and devoted to literary. Because of his family background , he liked to imitate and contact the adherents of Ming dynasty. But a man is what his environment and upbringing made him. He couldn't completely aband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 and the failure made him a wandering poor scholar. Also , the mind-set of wandering poor scholar had a profound effect on his ten years life of being the literary chamberlain , made him regret and hover , and at last he returned to the old life. The study on this phenomenon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to discuss the history of adherents of Ming dynasty and scholar-bureaucrat and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the beginning of Qing dynasty.

Key words: ZhaShenxing; the adherents of Ming Dynasty; family background and precept; imitating and contacting; the mind-set of wandering poor scholar

Tang Zhongyou and LvDonglai School (144)

Chen Kaiy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 China*)

Abstract: As representative figures of the same WuxueSchool , Tang Zhongyou and Lvzuqian stood entirely apart from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because their ideas were neither conflicted nor related. The main reason was that pressure was put on them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of the two families.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 arrogance of Tang and the differences of their thoughts also helped to form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wo and the two branches.

Key words: Tang Zhongyou; LvZuqian; LvZujian ; school; relationship

**Hu Lu Bonze's Injustice Adjudicated by A Gang of Buddhism ,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 Note o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150)

Ke Lan

(*Law School , Northwest University , XI' an 710127 , China*)

责任编辑 王三炼

声 明

凡向本刊投稿 均视为同意在本刊网站及 CNKI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等数据库出版 ,所付稿酬包含网络出版稿酬。本刊版权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使用。